

出轨的盛唐

惑主、篡位、男宠，都是表象。

武周时代是一个远比你想象中更复杂、更精彩、
更惊心动魄的时代。



宗承灏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宗承灏 著

出轨的盛唐

武后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出轨的盛唐：武后 / 宗承灏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72-2324-6

I. ①出… II. ①宗… III. ①武则天 (624 ~ 705)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3885 号

CHU GUI DE SHENG TANG WU HOU

出轨的盛唐：武后

宗承灏 著

出 版 人	孙建军
责任编辑	于 涉
封面设计	飞鸟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72-2324-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历史是一面镜子

中国人习惯于贴标签的方式来评述历史，月旦人物，于武则天也不例外。有人说她是心如蛇蝎的女人：为争恩宠，掐死女儿、杖杀皇后；为报旧仇，杀死兄长；为保后位，暗害姐姐；为争皇位，毒死儿子；为保皇位，杀人如麻……

史家只关注历史台面上的闹腾，只关注她的荒淫无度，却不愿意走进她的精神世界。

一个狂放野性的年代，跃动着浪漫也同样弥漫着残酷，大人物与大时代的命运裹挟在一起交相辉映。这个一生都在用力用势的女人，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向强大的文化传统发起挑战，当她脱下石榴裙，换上帝王的衮冕，当她谢幕之时，又留下了无字碑作为一面镜子照见世道人心。

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显得滑稽好笑。她爱生活，生活于她犹如一场接一场的冒险游戏，她沉浸其中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 game，并不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是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她执政期间，中华文明进入一个鼎盛时期。作为帝王，她的争议性更多是来自于她的性别。“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成王败寇的游戏中，中国人见惯了伟男们的横刀立马，忽然斜刺里杀出一个女人，这是男权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不能接受的事。

作为徐敬业的幕僚，骆宾王写下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文章开篇即称“伪临朝武氏”，称“讨伐”武则天的徐敬业为“皇唐旧臣”。无可否认，这是一篇为“正统”君权和男权大张旗鼓，为叛乱复辟鼓动天下人心的妙文。文章通遍声讨武则天篡夺了李姓的“正统”皇位，女人“窥窃”了男人的“神器”。

虽然说，我们在厘清历史人物和事件时，需要用史料辨明真伪，用所谓的“正史”判断是非。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女人，一个传统世界里反传统的女性帝王。我们开始变得不那么自信，也暴露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小”来。

反传统成了非法的“篡位”，“正史”成了儒家倡导的男权社会的家史。女

人的“德”，只限于“无才”，限于“三纲”，限于服从男人。于是标准之下，活色生香的武则天焉有不罪不恶之理。这也是我所说的，历史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让既非正统，也非男人的武则天被历史涂抹上更多似是而非的油彩，并且这种渲染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最“权威”的“正史”史料里，武则天的政权合法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承认。正因为如此，我并不想把这套书，定性为一部简单的帝王史，我更愿意将其定性为一个权力世界里的伟大女人的生活史以及心灵成长史。

历史是由无数的事件拼凑出来的，有时候是用一个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多少真相就有多少谎言。作为历史的解读者，我躲在文字的后面战战兢兢，诚惶诚恐。那些台面上我们曾经熟悉的历史片段和事件，被披红挂绿的幕布掩盖，被铿锵的锣鼓和华丽的唱腔掩盖，我试图还原，却渐行渐远。

不宽容的历史，幸好有武则天的适时出现，不然煌煌中华历史该留下多少遗憾。几千年的男权社会把历史搞得那么沉重，最后连接受一个女皇的胸襟都没有，真让人感到无解。

武则天刚入宫做才人时，日本正是皇极女皇执政时期，而且执政四十年；在武则天登上皇位那年，日本也正好是又一个女皇持统登极。而俄国十八世纪初年，叶卡捷琳娜的身份更为低贱，是一个妓女出身。在她们执政期间，都为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日本和俄国人都为自己的女皇帝而骄傲。武则天亲身经历了个彪炳史册的贞观治世，也亲手推动了一个典章焕然、风流富贵的开元盛世。她的时代就在这之间，她的功业也就在这之间。接不接受武则天这个女皇帝，不仅是如何对待武则天的问题。在开放的世界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确实应该前后左右看看，不能光咬牙低头，固步自封，坚持一己之见。

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能看见昨天、今天和明天。你我都是那前世的长安人，带着前世的烙印，沐浴着长安那轮千年明月，陷落在二十一世纪的尘世泥沼。想想历史不过千年寒暑，好像昨天才打马路过长安街，与你买花载酒初相见。

问一声多少如烟往事，多少迷离真相在其间。

废话少说，还是让我们打马上路吧！



第一章	武家的祖坟上冒了青烟	1
第二章	奇人袁天罡的惊天预言	17
第三章	宫墙深深深几许，凋零了花样年华	29
第四章	临幸后的龙榻上，鲜血如一张命运的地图	37
第五章	深不可测的君心	47
第六章	感业寺，青灯不解梵唱	53
第七章	阴谋者的假面与誓言	61
第八章	厚厚的罗帐后，一双猎鹰般的锐利眼睛	65
第九章	废后，一场充满阴谋的权力角逐	73
第十章	逼死长孙无忌的幕后黑手	79
第十一章	历史谜团中，婴儿伸出的绝望双手	89
第十二章	“桐木人”事件与她的政治底牌	99
第十三章	生死攸关的一步棋	119
第十四章	皇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25
第十五章	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短兵相接	137
第十六章	不露声色的棋手才最可怕	145

第十七章	一场扑朔迷离的大戏	155
第十八章	用敌人的血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雄性激素	169
第十九章	你拿我当病猫，我就拿你当死猫	177
第二十章	上官仪事件引发的血案	185
第二十一章	赢得皇帝，就赢得了一切	201
第二十二章	一朵复仇的妖花	211
第二十三章	夫妻、父子之间的三角格局	221
第二十四章	失去控制的权力天平	233
第二十五章	暗流涌动的大唐，令人不寒而栗	241

第一章 武家的祖坟上冒了青烟



1

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地处晋中吕梁山的东坡谷野间，因境内有文峪河水而得名。文水从吕梁山流出，汇入山西的主动脉汾水。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文水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业集团——晋商，也是凭借这块土地发达的，代代不息，名扬海内外。

武家祖祖辈辈好几代人都生息在这块掘土成金的土地上，靠租种人家的田地过活，只能勉强解决温饱。一直到了武士彟这一代，家境才有所改观。

改变家境的不是命运，而是人的大脑与双手。魏晋以来，中国的政治体系形成了以血统为考量标准的士族门阀制度。国家权柄也由此落入豪强地主手中，世家大族子弟成为帝国权力系统内的一等公民。

官员的选拔使用不是看能力，全凭门第和血统的纯正度。那些高官显贵的子弟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世家大族，凭借门第青云直上，就可以位列公侯；而一般的士子、商人则被列为寒门庶族。出身寒门之人，无论才学和个人品行如何卓著，也难以被朝廷重用。即使有机会进入政界，最终不过以小吏混迹，



极难升迁。就算你凭借勇力当了军人，获得军功得到显位，也仍会被士族子弟轻视，或是挂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或是被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洗牌大浪淘沙，直到洗出权力格局。

从武士彠往上数，武家五代先人没有出过一个王侯公卿，基本上都是幕僚、副职之类的芝麻小官，与当时的豪门大族差得太远，属于“小姓”，但也不属于那种“寒”到底的小老百姓。

武则天的爷爷武华，官职还算得上体面，是隋朝的东都（洛阳）丞，可是几个儿子却一个当官的也没有，长子武士稜务农，二子武士逸是隋朝军队中的士兵，武士彠作为家中的老幺有自己的优势，父亲和兄长创家立业，他便获得了格外的关爱，并有了读书见世面的机会。武士彠做的是木材生意。那时候的木材，相当于今天的钢筋水泥，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建筑材料。

武士彠在私塾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久，但他却极爱读书。他曾向后来的唐高宗李渊敬献过自己写的《兵法曲要》三十卷，这本书是他钻研《孙子兵法》，结合当时的军事状况写成的，这说明他读书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并懂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武家三兄弟都是头脑活络之人，但凡头脑活络之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安分是成功者的必备素质，过于安分的人缺乏闯劲，难以实现人生的奇迹。

虽然说祖上没能为子孙留下什么高官厚禄、金山银山，可武家兄弟并没有多少抱怨，既然自己生来不是官富子弟，那就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是每个野心家改写自己命运的座右铭。

虽然说眼前没有更好的出路，那就埋头种好自己的地，做好自己的小买卖吧。他们相信早晚会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改写不咸不淡的生活境遇。

武士彠最初做的只是小本生意，走村串巷，赶集上街卖豆腐。武家的豆腐做得既白且嫩，深受乡邻的喜爱，销路也不成问题的。

在取得成功之前，不管你做的是什行当，积累的都是人生经验。成功的因素，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在机遇，必然则在自己，小人物的崛起往往大抵如此。

多年的小买卖，把武士彧磨炼成了嘴甜腿勤、精于算计的生意人。

对于这样的生意人来说，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有时候，甚至连感情也成了变相投资。在谈笑风生之间，就可以把你口袋里的钱划拉到自己的口袋里，而你还以为自己赚着了。

短短几年的卖豆腐生涯，武士彧为自己掘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有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加之掘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武士彧的创业之路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那么如何得到这宝贵的第一桶金呢？当然也有少数幸运的人会比较容易就得到，比如长辈赐予、偶然所得（比如中彩票）等，但更多人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创业路上苦苦挣扎。就是靠着这“第一桶金”，武士彧走上了自己的转型之旅。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卖豆腐，卖豆腐养家尚可，却难以发家。如果想发家，就要进行产业升级。

何谓产业升级，比如说现在有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琢磨着上市，上市就会让自己的企业站上更高的平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者有眼光和胆略，要认清时局，紧盯国家政策。

武士彧是精通算计的生意人，但他更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他对时局看得还是很通透的，个人的创业蓝图也不仅仅是把武家豆腐坊的连锁店开遍全国。那样的话，他的女儿也成为不了一代女皇，撑死了也就是个“豆腐西施”。

2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纠缠于国内的种种社会矛盾之中，苟延残喘。这位非主流暴君算是形象工程的鼻祖，他只管埋头致力于他的大手笔，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搞开发，这种劳民伤财的建设，除了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更能养肥一些百万千万富翁。隋王朝的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木材，卖完豆腐的武士彧从中间捕捉到了更大的商机。

这种商机比卖豆腐更有赚头，它需要和官方直接打交道。一个人挣再多钱，



充其量只是个商人，区别在于大富与小富。有人大富显贵，有人小富即安。

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被沿袭下来。在明清以前，商人的地位都十分低下，富商巨贾即使口袋里再有钱，在仕途上也无路可投。因为商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自然也就不可为官。也就是说商人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尴尬的。要想受人尊敬，既富且贵，只有一条路可走——当官。

有了钱的武士彠开始把目光投向官场，他决定与官方合作做买卖，以寻找进入官场的捷径。商场和官场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者都是利字当头，只要胆大心细都能混出个样来；其次这两种职业都是按照规则出牌的游戏，游戏的结果与个体的付出并非成正比。

武士彠能够在商场混得风生水起，他相信官场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为他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吃素的，虽然卖的是豆腐。

他和朋友许文宝一块儿贩卖木材，南北大集、互通有无。由此武家的买卖越做越大，财富也越积越多，路也越走越宽，武家很快就成了当地的暴发户和官场的常客。

武士彠几年前在乡间建房买地，本来打算过几天地主老财的日子。其实只要他不折腾，那时候积攒的财富已经足够让他娶几房姨太太，逍遥半生。按常理说，只有在太平的天下才能过太平日子。可隋炀帝的天下这时候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天下不太平，家门盈财也未必能够守得住。武士彠开始琢磨用自己手里的钱，不断地交结地方官员，并在太原鹰扬府谋得了一个小官。队正等同于部队里管理百十个兵卒的连长。虽然职微言轻，但好歹也是个官。

官，简言之，就是替朝廷干活卖命的高级打工仔。

也就是说，武士彠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又到官员的三级跳。虽然是最底层的官员，可也为将来的家族翻身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的堂弟——燧宁公杨达受诏与宰相杨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武士彠探知消息，准备了一份厚礼，通过关系见到了杨达，并通过杨达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让他长期供应营建洛阳的木材等物

资。这不仅让武士彠的财富得以迅速积累，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商人身份与帝国高官打交道，这让他有了结交权贵的机会。

就在此时，他结识了唐国公李渊，这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好机遇。

3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运气，更需要贵人。如果有了运气，又遇上了生命中的贵人，那么不成功就是天理不容。武士彠在杨达的府邸中第一次见到了李渊，他为对方的帝王之表所倾倒；他相信，在李渊心中，自己表现出来的儒容雅姿，绝非一般官吏可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利用对方的企图。李渊要立非常之业可以借助武士彠的财力；而武士彠要进入仕途，李渊是再好不过的借助之阶。

当时连通两地的官道正好从并州文水的武家庄穿境而过，武家的机会也跟着这条官道而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善于捕捉人生际遇的武士彠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的。

武士彠果断地辞去了队正的官职，在家门口的路旁开起了茶馆。让人奇怪的是，茶馆大多数时候是关门歇业的。茶馆卖的不是茶，是一种等待。等待的不是别人，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机会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武士彠这个茶馆老板纯粹是玩票性质，他并不关心茶馆每天能挣多少钱，挣多少钱都有花完的时候，他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是这辈子的饭票和下辈子的荣华。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时任并州河东巡抚大使的唐国公李渊率兵去关西，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奔走于并州、河东两地。只要途经太原地区，李渊就会到武士彠家里住上一宿，有此机缘，武士彠自然百般迎合。很多时候，武家庄的男女老少会经常看见武士彠毕恭毕敬地立于路边，毕恭毕敬地等待李渊下马歇息。

武士彠不但免费招待李渊，还不时从自己的马厩里挑上几匹骏马送给对方。李渊本来就是个武人，武人自然好马，武士彠不过是投其所好。苦心到底



没有白费，也就在第二年，李渊改任太原府留守，成为主政一方的行政长官。

机会来了，武士彠毫不犹豫地就抛家舍业，到太原留守衙门当了行军司铠参军，官至正七品，比起鹰扬府的小队正，政治前途无疑又迈出了一大步。不怕进步慢，就怕没有进步。随着李渊势力的不断上升，李氏集团被天下人普遍看好。武士彠凭着自己精明的大脑，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押对了宝。

李渊在晋阳举义旗，武士彠的官阶也一步一步随之擢升。他曾经私下里对李渊说：“夜曾梦见唐公入西京，骑苍龙升为天子。”这句话除了有拍马屁的功效之外，还可以看出武士彠的胆略和独到的投资眼光。

武士彠拍着胸脯向李渊保证，只要你敢起兵，我就敢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投资入股。

李渊大为感动，拉着武士彠的手表态：如果将来自己取得成功，当与武兄共享荣华富贵。李渊当时是太原地区最高长官，武士彠是他的下级官吏。两个人能够这么掏心掏肺地交流谋反之事，可见他们之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酒肉朋友关系。

武士彠为什么要如此攀附李渊，李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李唐皇室在其显赫之时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就难免会让人质疑。有人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既然是神话，就是不靠谱的话。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雨后彩虹折射的七色光，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是如何的，李渊家族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进入到了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也由此脱

离了神话的轨道。

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徒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等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最显赫的家族势力，首推这八大家族。

4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都是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

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我们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先后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



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又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昀，她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唐高祖李渊。

武德初年（公元609年），李渊开创大唐基业，李唐皇室追尊李昀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就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可谓荣耀之至。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在隋文帝执政期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人结婚时，杨坚就郑重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要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当时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

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国家大权。她的一个娘家人犯案，杨坚想替他宽恕此人，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昀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昀就死了，年仅7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李渊作为最年幼的世袭贵族，早早地就被卷入了这场皇权交替的轮盘赌。李渊生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

青年李渊具备了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好人缘。

凭借良好的人缘，和过人的社会交往手段，这时候的李渊深得杨坚夫妇的欢心。

在独孤皇后的关爱之下，羽翼将丰的李渊先后做过畿辅地区或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辗转累任雒（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

西陇县）三州刺史。也就是说，隋文帝在位期间，李渊的最高官级也只是达到过地方州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太守）。

在这一期间，李渊对姨夫杨坚的大隋江山是忠心耿耿，并无异心的。顶多只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自己的权力得失做一番权衡和考量。

公元六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主要功能是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罢了。

谶言向来多用于政治斗争中，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造一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王莽与刘秀就分别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与“中兴”的合法依据。在这些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了东汉，谶纬神学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历史上神奇的谶言的产生可归为三类原因：一是官史的粉饰；二是野心家的编造；三是大众的选择性记忆。当然，还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可忽略，但是巧合的因素要远远小于人为的解释和放大。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已经43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对于一个43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因为李渊还有一个重要身份，皇亲，并且是李氏。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的实际权力。

隋文帝杨坚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之手，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了李渊的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赋予的豪门世族的高贵血统，另外就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缘关系。

杨广即位后，对自己的表弟李渊还算过得去。从小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身



边长大的李渊，与杨广在成长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交集。这种交集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倾向性。可是对于权力者来说，少年时的情感代替不了权力上的交割。

一次，隋炀帝当众羞辱李渊是“阿婆面”，李渊的长相是“高颜面皱”，长得像个老太太。皇帝羞辱自己，这让李渊很是郁闷，回到家中见到夫人更是羞愤难平，话语间，不禁怅然落泪。

当然李渊还没有脆弱到因为相貌问题而流泪的地步，而是因为他从隋炀帝杨广的话语里解读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对于生长于核心政治家族的李渊来说，他对于政治的解读能力要比其他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敏感。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众多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李渊经常会盯着帝国的军事版图，陷入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高楼，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深深的忧虑，也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皇亲，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条件允许，谁都想去掉后缀，直接摘取权力王冠上的夜明珠。

李渊的忧虑来自于，帝国的巨轮将会载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于何处？莫名的冲动和迷茫，使他隐隐地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大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地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可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始终心存防范之意。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一个人，他通过时局传感器让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不信任。

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没有前去。当时李渊的外